

鲁迅
第十卷

鲁迅

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

修订本



Copyright © 202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 王晓明著. — 修订本.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 (2021.4 重印)
(当代学术)
ISBN 978-7-108-06924-5

I. ①无… II. ①王…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传记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42386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特约编辑 张婧

装帧设计 宁成春

责任校对 陈明

责任印制 董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21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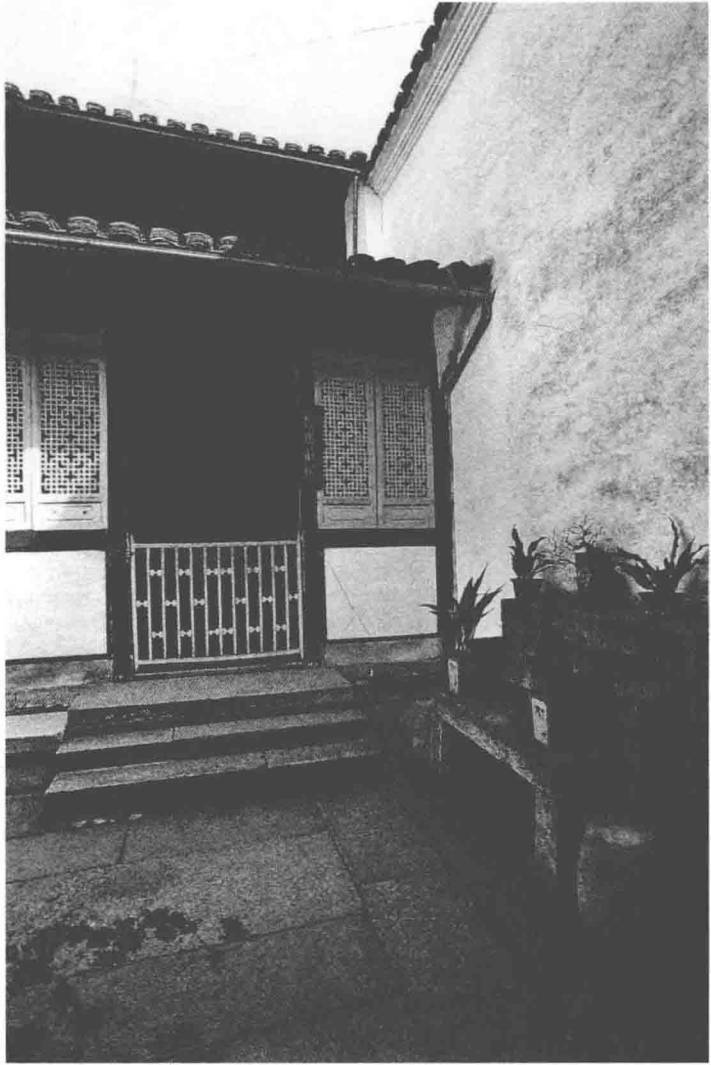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 数 283 千字 图 11 幅

印 数 08,001—16,000 册

定 价 7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1881年9月25日，鲁迅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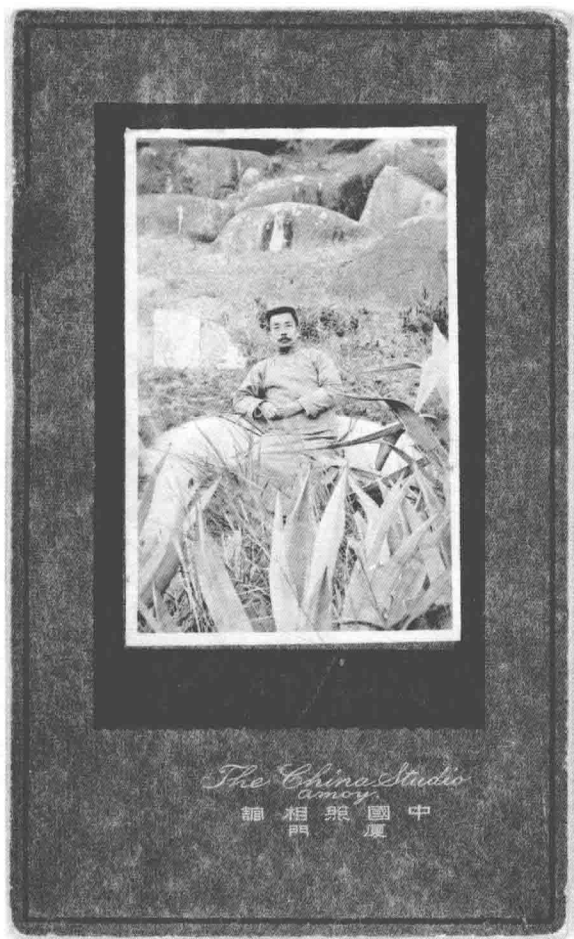
鲁迅从 12 岁起，在这里读书（左）

鲁迅在日本（右上）

1904 年 4 月，鲁迅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卒業。这是他的毕业照（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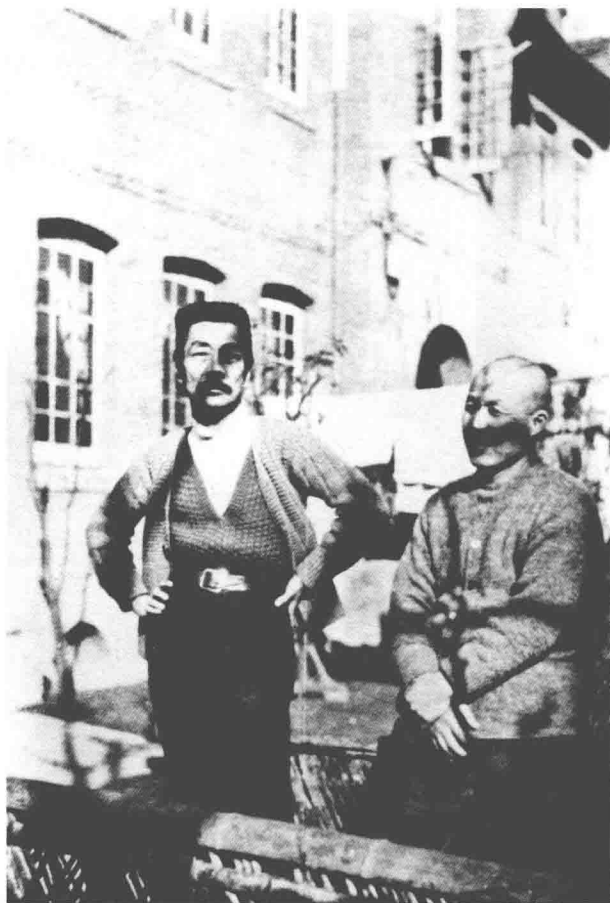




鲁迅在北京（左上）

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左下）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右）



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



53 岁生辰 (左)

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 (右)



1936年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

当代学术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以来，就与当代中国知识界同感共生，全力参与当代学术思想传统的重建和发展。三十年来，我们一方面整理出版了陈寅恪、钱锺书等重要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论著，强调学术传统的积累与传承；另一方面也积极出版当代中青年学人的原创、新锐之作，力求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创造发展。在知识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出版众多引领学术前沿、对知识界影响广泛的论著，形成了三联书店特有的当代学术出版风貌。

为了较为系统地呈现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和成果，我们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刊行的学术成果为主，遴选其中若干著作重予刊行，其中以人文学科为主，兼及社会科学；以国内学人的作品为主，兼及海外学人的论著。

我们相信，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中国学术传统正逐渐走向成熟，从而为百余年来中国学人共同的目标——文化自主与学术独立，奠定坚实的基础。三联书店愿为此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3月

三联版序

这是第三次为《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中文版写序了。最初是1992年，台北的业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印行这本书的繁体和简体字版。其次是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换了封面和版式，要出修订版。当时我身在异地，缺乏仔细修订的条件，就只是改正了误植和错讹的字句，又增加一个由5篇长短文字组成的附录，以显示几个在正文中论述不够的方面。所以，2001年的那一版，纸本的样貌气派了许多，实际却只是“再版”，称不上“修订”的。

这一次，三联书店要再出新的版本，我是仔细改了一道了，虽没有在史料上多做增补，论述方面的长长短短的修改，却几乎每一章都有，越到后半部分，改得还越多。段落和字句也有调整，把长段截短，用句号和问号，取代过多的反问号和惊叹号。当年的阴郁和激愤自有其缘由，但我今天觉得，平实的叙述和尽可能不动声色的议论，是更合适的吧。总之，2020年将出的这一个版本，是真修订过的了。

这是一本鲁迅的思想传记。一些在别人眼中饶有趣味、值得细细铺排的事情，我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却觉得意思不大，就都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了；另一些在别的角度上似乎不甚重要、可

说可不说的事情，我却盯住不放，即便为此钻进了牛角尖，也不肯退出来。

当初之所以这么来讲鲁迅的生平，并不只是因为，在我动笔之前，已经有了多本堪称全面的鲁迅传记，我要再写新的，就该有所侧重；更是因为，我深信在现代中国，鲁迅不但是最重要的文学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¹⁾他在诗意的创造上，自是明显高过了几乎全部的同时代人，就是在思想上，在对那个时代的人生和社会的体认上，他也比无数的同时代人，明显高出了许多。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感叹：“他怎么能看得这么透？他的很多想法，怎么跟其他人这么不一样？不可理解啊！……”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这份惊叹其实是来自无知。随着对现代早期⁽²⁾的中国思想的了解一点一点增加，那种觉得鲁迅在思想上也是横空出世的崇拜之心，是逐步消退了：他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无论衡人看世的眼光，还是立身行事的思路，他大都是其来有自，甚至表现出相当清晰的师承路线的。譬如他早年的五篇滔滔不绝的长文，其中那些令我敬佩的视角和论断，⁽³⁾就多是来自从龚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脉络；他在中年时期稳定成形的“绝望

(1)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思想，其中只有——主要是——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和18世纪以后全盘西方化了的地方的思想，才越来越以“理论”为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19世纪的俄国，它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有很多是在小说里才得到最有力的表达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鲁迅少有长篇的“哲学”式的思想论述，就觉得他够不上被称为“思想家”，是一种错觉，鲁迅的许多散文和短篇小说，乃至他的复杂的人格和人生历程，都和他那为数不多的论说性的长文一样，可以被视为表达了他的思想的符号文本和生命载体的。

(2) 在本文中，“现代早期”是指1870—1940年代。

(3) 例如“立人”“内曜”“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和“驱之适旧乡，而不自反于兽性”等论述。

的抗战”的意识，也分明刻着上一代思想家的诸多印痕。⁽¹⁾至于勾勒天下的“大同”式的气魄，书写纲目分明的救世方略的雄心，他更是不如前一辈中的许多人，年岁越长，他似乎越少充沛的激情，再发《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那样的宏论了。

应该修正我当初的认识：如果跟上一辈中的佼佼者，例如康有为、严复和章太炎，甚至梁启超相比，在思想的宏阔和开拓方面，鲁迅都是明显不如的，在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地图中，他的原来的位置，是应该移动了。

但是，我依然确信，鲁迅的思想，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这“现代中国”不仅是指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包括此刻，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²⁾

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我的确信，但置身如此纷乱的现实，我却只想这么来说：跟他的同辈人相比，更不要说跟直至我这一代的后辈相比了，他的思想的透彻和特别，一直都是那么耀眼，那么逼人！

尽管本书的很多篇幅，都是在描述这个“透彻和特别”，我还是忍不住要借这个短序，再对他的思想的这两个特点，粗略地勾勒几句。

如果问今天的中国人：你怎么判断社会的好坏？大概十个里面有九个，都首先是看“经济”吧？只要GDP和工资单上的数字一直往上，我们就会觉得：嗯，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关心“政治”

(1) 例如严复对于“运会”的“莫知其所由然”的强调、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杨文会一路从佛学视角展开的历史观念。

(2) 我在《现代思想文选》（王晓明、周展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初版）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过这个判断，就不赘述了。

和“社会”，因此对现实多有不满，但看看自己的产权房、旅行机票和特斯拉轿车，多半也就半闭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鲁迅却不是这样。他也看重经济，看重物质，但他判断社会的第一指标，始终都是“人”，是这社会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轻时候他就断言：一国能不能“立”，全看这国的人能不能“立”，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个标准。

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不是别的，就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社会或时代会怎么样，通常取决于我们自己大致长成了什么样。

所以，无论从哪一头看，人心的现状和趋向，都是把握社会状况的最可信的依据。制度可以虚设，数据可以伪造，杀鸡取卵或饮鸩止渴，都能造就经济/物质的一时的繁荣，唯有人心，是难以普遍作伪的。大家心里都只顾自己，一心想当缩头乌龟，行动上却互相帮扶、血气方刚：你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这样的看世界的眼光，自非鲁迅所独有，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讲究“人心”二字，判断世事，品评人物，都往往先从人心入手。我甚至觉得，在前人传下来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中，这恐怕是最可珍视的一笔。即便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换用其他的标尺去衡量社会了，一到人际交往的时候，多数人还是在意“人好不好”，倘若人品太差，就算官阶和“身价”都很高，还是要被许多人暗暗嫌弃的吧。

当然，“人心”常常显得模糊和抽象，倘是一个唯数据主义者，大概还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无从把握的。因为眼力和经验不足而误判人心，也确是常有之事。但这在鲁迅不是问题。他的敏锐善感的文学禀赋，他的逐渐开阔、绝不限于“华夏”的视野，他对读人生与书本所

养成的洞察力，他受激于革命时代而澎湃的道德理想，他的因此而几乎终身保持的自我剖析的习惯……这一切都赋予他一种强大的心力，令他不但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洞察普遍的人心，而且在多数时候，能承受因此涌来的阴暗心绪的重压，不中断对人心的深究。

从这个角度看，聚焦于“人”和“人心”的眼光，是要有相应的思想和精神能力来支持的。这样的眼光能一代一代延续、形成一种传统，就说明后人继续葆有——甚至发展——了这些能力。什么时候这个传统破散了，也就意味着，这些能力正在大面积丧失：从这里，我清楚地体会到鲁迅思想的一层特别的意义。

主要正是这个眼光，成就了鲁迅的思想的透彻。

这不只是说，他常能避开对时势的乐观的误判，尽管有时候，他也跟许多同时代的奋斗者一样，被号称“理性”和“科学”的分析领进了这样的误判。更是说，他能用一系列类似“愚民的专制”这样发人深省的论断，明白地刻画出社会和时代的根本特征。譬如他笔下的“愚民”一词，就指向一个从“精英愚弄人民”到“愚民充任精英”的演变的过程；他的“专制”的概念，更揭示了其“造就愚民”和“靠愚民支撑”这二者的持续的循环：现代的中国人，看了他这样的分析，都会有“真是说透了”的感叹吧？不单是我们这里，看看过去和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治状况，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论断呢？

他的透彻还有一个表现：他能掘进人民的麻木的更下一层，指出那些我们本能地不愿正视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麻木和顺从的底下，其实多半是“怯懦”，看上去像昏睡，实际却是醒着的，是因为觉得逃生无望，才这么装睡，并因此特别讨厌那些拼命唤醒他们的人。

这当然不是说，在这普遍的人心的深层，就不再有麻木了，那一定是有的，而且堆积得很厚，但同时还有别的：总是消极地判断

世事的习惯、不自觉的胆怯和放弃、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泯灭的不甘，以及常会发泄错方向的愤怒……是所有这些因素混杂叠积，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底蕴，而在鲁迅看来，这也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的底蕴了。

不用说，他的那些当时显得奇怪，却屡屡被以后的事变所证实的时势论，例如“失掉的好地狱”和“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也都是依据这样的深掘而形成的。一旦看清楚整个地基的糜烂，别人再怎么赞叹大厦的亮丽和值钱，他都只能说：“它不久就要倒的……”

鲁迅曾这么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透彻，说他不但写出了光鲜底下的污浊，还写出了这污浊底下的“光耀”。⁽¹⁾但当刻画中国社会的时候，他的笔锋却总是指向污浊，甚至竭力要揭发出污浊底下的更为不堪的糜烂，可以说，他的思想的透彻，是明显偏向于揭发黑暗的。他当然知道，社会和人心不可能只有黑暗的一面，他有时也大声称赞，说中国人一直都是“脊梁”的，但他显然相信，社会最需要的不是歌颂和粉饰，而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发。他虽然痛恨中国的丑陋，却并不轻看中国，以为它禁不起这样的痛恨，我觉得，这样的不轻看，才是他真正相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吧。

他没有看错，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摇摇欲坠，百废待兴，却还能够激励和承受他这样的批判和揭发，并没有孱弱到一声刺耳的呼哨就稀里哗啦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式的思想的透彻，未尝不可视为社会还是有救的一个证据，哪一天出不了他这样的人了，社会就真是走到尽头了。

明白了鲁迅的透彻，也就能认识他的思想的特别。

首先当然是，我前面也说了，鲁迅的思想不但多半以文学的方

(1) 鲁迅：《〈穷人〉小引》，《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